成都新聞

中華郵政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

中華民國卅五年六月十三日（星期六）

壹〇玖捌號

社址 南門文廟後街第二十七號

每份 售錢二百文

每日出版一小張

署襪中街崇業印刷社代印

訂報價目 每月大洋叁角 半年九折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

悅來 川戲園

國曆六月十三日劇目

午（日）（反潼關）（戰渭橋） （特排名劇）（本）蓮花院

夜（本） 杆梅閣會 [illegible] 玉帶 [illegible]

奉送奇書

國民必讀 強腎秘訣

本書內容有關陽痿。遺精。早洩。血枯。各種閉經病症狀原因。不孕不生殖。並附圖。[illegible] 附郵票二分。即寄。[illegible] 先生代贈。[illegible] 當面索取者。[illegible] 以杜浮濫。不 [illegible]

本報出版書籍大廉價

玉獅帶……二元三角

錢太太外史……一元四角

風流小生……三角

外縣函購郵票十足。外加寄費兩角。

▲成都新聞社 文廟後街廿柒號

廣告價目 英寸每日收大洋 [illegible]

◆薄命鴛鴦返魂記　耘殖

杭州延齡橋延齡旅社。有雲南籍男女二人。投止該社。於上月三十一日。忽市安神樂水兩瓶。將房門深閉。交頸雙飛。相期偕死。事聞於逆旅主人。急報第二區沈維翰區長。沈乃飭人舁彼男女入廣濟醫院。幸壽象未深。由傅維德醫師施診針補後。遂得返魂。時即喧騰於杭垣各日報。紅會秘書稽楚君卿為時在杭。閱報後頓生惻隱之心。因驅車赴院。見二人神志略清。告以生活問題。當力負責任。茲記其經過如後。

男名陳士一。女名李仲文。男曾畢業於成都中學。女曾畢業於省立第一女中。年均二十許。並育有二八月之女孩。初春屏當行李。相率來滬。擬謀啖飯地。住廣泰來。距抵申後。人地生疎。迄未有成。繼以海上生活大難。食住之貧。漸告盡者。遂萌厭世之念。含故鄉不返以西湖風景著南翠湖相近。即將女孩送入大姑路育嬰堂。折而赴杭。直在際茲全國運動大會開幕之時。將俟雲南選手到杭乞其援救。詎雲南直至三十日迄無選手報到。乃決心棄世。不復再求生還矣。

自遇救以後。為之奔走呼籲者。以杭州華社記者馬一笠君最力。於月之七日。隨中國女子體育學校華校長來滬。寓鐵路旅館。由稽楚卿君商請雲南民政廳長張維翰氏相助。張氏立予四十元。並廣為募贈取質物。事聞於中國晚報總理沈卓吾君。亦憐陳君遭遇。允用為練習記者。月給薪金若干。以維其生活。其妻李仲文。因患乳癰。送入紅十字會醫治。女孩則已為一馬姓領取養育矣。

馮了性藥酒之由來（續）（倦者）

詎知進門後。覷女病如故。知謀未成。母怒曰。婢子自欲死。夫復誰尤。女曰。我死命也。孫禍他人。生者不死。父母益怒。不復來醫。女因肝氣上沖。病遂愈劇。偏身紅腫。撕衣而繞。狀若病狂。父母閉之出院房中。以待斃。初女尚有聲。既而寂然。家人以為已死。啓戶入。睹酒罈上。馮夫婦哭曰。通身痂結厚如指。衰覆之。牢以方磚。問何以生。茲然曰。暴發時心熱似火。目眩而昏。煩燥不可名狀。五內焦灼。翻若鼎沸。索水無從得。匍匐爐前。則冷酒滿中。掬而飲之。入喉即下。如是久之心稍安。亦漸知人。掬吸數次。則沉沉睡去。今年如夢初醒也。遂為移之中室。父母守護十餘日。痂脫。覺已平復。合家欣幸。乘驗酒埕。則蛇為麵枝。口啣一蛙。兩物皮肉盡脫。但餘骨耳。考金鑑載。端節蛙蝦蛇捕埕並治百病。初馮因酒藥棄置。埕口未封。故蛇墜其中。女得復活。藥酒益馳名天下。女父母感李義。卒以女妻之。不數年。而富鉅萬。皆從酒中得之。亦奇矣哉云云。（完）

笑園筆記

▲審樹

而不知其何意也。翌日抱子過之。役人之奉命截樹也。樹巨。寒衛而過。路人咸問故。侍其實。則互相喧笑曰。頗梅頭又作矣。失金乃責樹耶。樹至署處庭下。園由來觀者如堵也。梅進命闔大門。令甲抱子立案前。叱觀者舉立東堦下。一一自東堦升。至案前經過。復由西堦下。若點名然。經數十人。後一人復過。其子忽呼曰。叔叔抱我。梅止其人曰。汝識此子否。曰不識。（未完）

挽胡漢民先生　集定菴句（柔生）

坐談三萬二。）沐之。氣自風骨稱其詩。近來不信長安險，倦矣應憐縮手時！縱人怒馬出長安。進退雍容史上難。若使魯戈真在手，嶺南何減江之南。（先生嘗謂抗敵。祇須團結一致。不問任嘗粵也。）

揮手東華事可哀！高吟肺腑走風雷。迢迢望氣中原夜：何日重生此霸才？九邊爛熟等雕蟲。一睨八材海內空。若向史家搜比例，少年乞網叔孫通。（先生曾為立法院長。近議國葬。）

王博士信箱

（問）女子之音何以高於男子。

（答）音之高低。由於振數多寡而定。女子之聲帶振動較速。故發音較高於男子。

有問必答

異夢（齊賓莊）

民國十七年秋。余先君服務兵工新廠時。休假回家。宵夜來得一噩夢。上峯委署新都縣征收局長。已東裝赴該縣。見局舍華麗。似新落成者。閱然無一人。方欲投刺。一晡叟啓門出。言局長云。此非按署之時。須明年四月。方為瓜代之期。請暫返駕。言已遂入。砰然門闔。先君一驚而寤。以為不祥。先慈及余。均慰以誕不久有擢升之慶。迨至翌年。先君果於四月患背瘡是奇矣。

記者曰。古云。死生亦大矣。豈先君真作冥官耶。茫茫異域。無從偵詢。抑適逢其義。又何年月之相符乃爾。實不敢臆斷。特錄之。以待明哲之研究。

獨身與多妻（商衡）

人何以至於講獨身主義呢。大概不外乎環境惡劣。生活艱難。情場失意。所願莫遂。亦有性情孤僻。落七難合。遂至存了一種厭世棄俗的心理。獨善潔身的觀念。

人何以至於抱多妻主義呢。大概不外乎為美色所眩迷。為環境所暗示。飽暖思淫。金屋藏嬌。藉以肆其淫佚。滿足獸慾。

然則獨身與多妻。究竟孰得孰失呢。曰。多妻失之太過。獨身失之不及。於精神與身體之調節。皆難得其中和。而尤非種族上與家庭間之幸福。若第以個人而言。則多妻之痛苦。實較獨身為烈也。

今試言多妻之害。古者天子除皇后妃。嬪外。尚有粉黛三千。侍御數百。以萬幾之身。作長夜之游。觀乎三代後之皇帝。其能永年者有幾。至於女謁太甚。禍水翻騰。內戚之患。宮闈之禍。尤為史不絕書。即曠觀今世。所謂狗肉將軍之徒。獵豔漁色。縱慾無厭。殘德彰聞。不齒人類。更有所謂世家大族。其主人翁為着抱享樂主義。少不得要娶三妻四妾。以滿我私欲。然而虎狼起於堂粤。仇敵起於家庭。而謀殺奪產之禍以起。（未完）

國人還不努力（詩三）

不觀乎意國已武力佔領阿京。滿其野心。弱小之民族。永無太平之日矣。當意阿宣戰之初。阿國向國聯呼籲。冀求主持正義。或可以公理戰勝武力。熟知國聯各國。因其本身之利害不同。均作壁上觀。直到阿京淪沒於意人之手。仍無敢伙義執言者。則國聯之不足恃可知。我國民苟不再努力自求生存。徒依賴於他人。則國亡無日。國人乎。可猛然醒悟矣！

怪蛇出現（開平）

（飛行空中）

開中第四區九垢附近。近發現怪蛇。能於空中飛行。鄉民莫不驚異。日前三區古宅鄉又發現黑物一團飛來。經該鄉桑園里屋面掠過時。始瞭然見為蛇形。長數尺。復向南方飛去。不知所終。

笑不笑

楊一清十二歲中舉。至京有邀揭。尚書國公。國公尚書同設席。因曰。齊瓢酒兩盃。「手執兩盃文武酒。飲乎文。飲乎武」。楊云。「胸藏萬卷聖賢書。希聖也。希賢也」。楊一清在翰林。一學士命對云。「鴛鴦江邊鳥」。楊云。「鸞為天下蟲」。

哀情佳劇

秦雪梅 吊孝 三元

（上秦福詩）今朝却難奴覆水。跟到相爺來餂肥。（介）恭喜恭喜。（院介）秦府大叔來了。何事（福介）相爺夫人來府賀喜。煩勞通傳。（院介）傳甚麼。茅菴草舍。怎比堂堂相府。各至進去便是。（福介）狀元府第。焉敢亂入。有些微物相贈。煩為通傳。（院介）這就不敢當。（福介）理當。（院介）我就手賤」。候着。稟相爺。秦丞相夫人。有帖請見。（老生介）那個老兒。還有臉來見我麼。（老旦介）又道說。貧居鬧市無人問。富在深山有遠親。等他前來。待雪梅小姐凌辱一番。以消前恨。（老生介）這也言得是理。人來。請。（院介）到。道夫人來。（福介）可容相見否。（院介）老爺夫人都不喜見。我在從中說了多少好話。人情准了。有請。（福介）有嘗了。有請秦夫人。（淨生老旦上引）默和當初做事差。只落今日取笑叱

救鄉

豆豉……東……七號

招登廣告

徵求小說

茲有某君欲徵求「野人記」「俠隱記」「撒克遜劫後英雄略」「法宮秘史」二集「荒江女俠」初集上冊「留東外史」四冊以下各集「張恨水著」「鐵血情絲」。有價錢兩不相虧。願出讓者。請移至文廟後街廿七號接洽。或函知。

婦女救星

……書……仙方……一……現……往……

愛國歷史長篇小說

鳳凰劍

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

第四十二回 李胡氏巧使回生丹 水中飄計賺仁義郎

馮豹雲娘。聽說便是這老家人在保護白公子。也都圍攏來。打探成了下落。鍾興方將。怎的保護過江。如何到馬家莊。如何聞漁人言說。這馬家莊的寨主叫甚水中飄馬敬。自己怕吃馬敬捉去。因此藏避在此的話。說了一遍。只將個雷洪。氣得顏色更變。久聞水中飄馬敬。是個漢子。金馬江上下游弟兄。都推他做首領。怎生這般的做作。鑽天金鷂子馮豹。便叫鍾興代路。往找馬敬算帳。事難緩行。遲恐生變。馮雲娘却道。馬敬這厮。既敢這般做作。看來定有甚機謀。俺們到休吃他看破了。鍾興大哥。只領我們到他莊前。休吃那些惡囚瞧見。壞了大事。雷大哥。先摸進莊去。我爲後應。大哥只去策應四方。應敵住水中飄馬敬便行。雷洪馮豹見雲娘這般說。都道使得。四人商籌歸一。便冒着濛濛細雨。直投馬家莊來。鍾興將三人引到莊前。便退往土溝這伏着。替馮豹雷洪等。守看包囊。過天風雷洪。步到馬家莊前。也不叫人通報姓名。便往裏闖走。早有馬敬莊丁。上前阻攔。雷洪便問。此處可是水中飄馬敬家。莊丁應道。是馬爺家怎麼。雷洪道。俺聞馬爺。捉住山東皇犯白成玉。特來恭喜的。那些家丁。聽說白成玉三字。都頓了一頓。雷洪早看出些情形來。知道鍾興未曾探差。便將臉一沉。不待那些家丁答話。便喝叫那些家丁。火速報知馬敬。好好兒將白成玉送出也罷。如若不然。休怪雷爺歹毒。今日要火焚他這窩兒。便有馬敬的親信家丁。門下的徒弟。齊齊動怒。意欲倚多爲勝。將雷洪生擒活縛。解往馬敬處獻功。雷洪原聽說馬敬陸地工夫有限。却不知醉花郎周英在此。若知周英在此。也不敢這般冒昧。見得莊丁們。奔撲上前。過天風更不怠慢。擺開架式。格鬥起來。那些家丁。那裏是雷洪的對手。一個個打得東倒西倒。頭破血流。馬敬等聞訊時。雷洪已搶入二門。却不防遇着周英由角門奔來。雷洪怕人截着前後夾攻。自已人孤勢弱。因此轉迎着周英厮殺。若論輕身工夫。周英却不是雷洪敵。雷洪馮豹。若不是受了暗傷。周英豈敵。到難占得上風。若論劍法身段。雷洪馮豹。却休想敵得周英過。過天風能與周英交手到十來合的原故。都由他滑溜矯捷。後來換上雲娘。却與醉花郎周英實力相見。周英見棋逢敵手。硬對不來。又就心着後面蕭鵬白成玉。恐吃其他餘黨救走。只得捨了馮雲娘。轉撲後邊來。却不料水中飄馬敬。早同馮豹戰做一堆。過天風雷洪。截住赤手天王李小三。李小三見着雷洪。便先胆怯。知他淮安城裏雷都頭。有名的過天風雷七爺。雷洪見着李小三。却是十分客氣。只笑道。莫想俺們今朝會在此地較量。小三哥雖得讓一讓。咱們都辦的是別家事。李小三苦笑道。雷爺是淮安城裏總都頭。怎會白晝來這地捻村莊。雷洪道。賊吃賊不腥臭。這回事難道你們還不明白。山東白公子。原與鉄叉山小元霸鍾大哥。有八拜之交。鍾大哥早有書信到來。凡白成玉公子。經過之地。務希綠林哥。水陸好漢。着在鉄叉山的面上。相助則個。水中飄馬敬這厮。痰迷心竅。不說不幫扶白公子。反將他擒囚在此。是甚情節。李小三明知拿公私兩邊。都說雷洪不過。自己又戰過天風不贏。只得棄了雷洪。直往左廂去。意欲引誘雷洪。往左廂饒個圈兒。自家好入內戰殺蕭鵬。却不知過天風雷洪。另有心計。一來李小三先前又與他是同幫的弟兄。因爲並不追趕。反直往中廳來。那些家丁。見禍起倉卒。馬敬周英又還莫個調度。都散處四五處厮守着。惶惶無主。過天風雷洪趕到中廳來。恰逢着些家丁。在中廳上指手劃足的談論。猛見雷洪搶到。都是吃一驚。雷洪喝一聲站住。那些家丁那裡肯站着。吶一聲喊。都四下亂竄。一個胖家丁。急忙忙撞翻了棹面。嘩喇喇掉了一地的杯盤碗盞。雷洪意欲抓住個家丁。探問白成玉踪影。一個家丁莫抓着。却聽地面上。震天價一聲虎吼。立起來個精長大漢。雷洪急瞧時。却是驚動神蕭鵬。驟看之下。到不由哇吃一驚。蕭老大哥。怎生會在此處。原來蕭鵬橫臥在地面。

（未完）

長篇連載 新武俠小說

奇俠怪傑

第十九回 日觀峯飛劍斬仇元 戴雲嶺驚人傳絕技

恰巧碰着呂兆麟。正在和凌霄鳳剛要交手。蕙風師太。這才嬌叱一聲。登時飛上山嶺。了因也跟着縱步上來。呂兆麟笑蕙風說道。實對你說吧。你要問俺姓名。大約你們也有耳聞。江西四俠中呂兆麟。難道也不認識麼。蕙風尚未回答。了因早已飛步上前說道。好哇。你就是呂兆麟麼。當初滅勞山。想必就是你了。呂兆麟一聽這話。錯認尚和是慕他大名。所以這樣問他的。就欣欣然答道。勞山的盜寇。正是俺剿滅的。江湖上差不多沒有人不曉得俺的聲名。你叫什麼名字呢。大約你也是在江湖闖蕩。所以才會曉得呢。了因哈哈大笑道。俺倒不是在江湖。打聽得知。當初你剿滅勞山。俺却自親眼見過你的。俺對你說明白吧。俺就是當初勞山的首領。名叫馬駿龍。俺的兩個兄弟。和一寨的頭目嘍兵。都死在你手裏。俺在海角天涯。尋你報仇不着。不料天網恢恢。你自己會到這裏來送死。呂兆麟一聽他這說話。心中却還有幾分不大相信。暗想。勞山的盜寇。早被我殺得一個也不剩留。他既然親自見我。那裏還容他漏網哩。想罷。就說和尚。俺也不管。你是不是勞山的首領。你既然要替勞山盜寇報仇。有什麼本領。你就施展出來吧。了因說。好。就掉轉頭來。對蕙風師太說。你們立開些吧。他是俺的仇人。俺非親手刃了他。才算報仇雪恨。這事。萬萬不要你們幫助的。蕙風師太。就點了一點頭。和凌霄鳳立在一旁。看他們厮併。只見了因把口一張。呼的一聲。一道白光。直向呂兆麟頭項間圍繞過去。呂兆麟曉得他來意不善。也把手中的寶劍。向空中一擲。頓變一道青光。將白光敵住。那青白二光。攪在一起。鬬在一處。宛如條天矯毒龍。变服接尾翻滾。呂兆麟劍術的工夫。雖然也很精深。不過他是煉的外功劍術。不及了因是煉的內功。這一層。比較起來。就覺着吃虧了。起初鬬勝刺擊。悉索有聲。也不過绷個平手。鬬到後來。就覺得遮攔招架不住了。只聽得嗤然的一聲。那道青光。已被白光削成兩段。墜落在地下了去。呂兆麟直訝得魂飛千里。撥轉身就想飛逃。了因那裏還容他轉身。登時劍光一閃。呂兆麟的人頭落地。

滑稽小說

汪二尋弟記

第廿二回 滿紙錯字詩人恨 兩張名片小姐驚

汪二麻即道。我就是汪二麻。你有什麼事。老太婆一聽。忙道。你就是汪二麻麼。好極好極。說罷。她就走上樓梯來。汪二麻不願意和她立着談話。便自己回到書房中坐下。由她進來。老太婆一路進書房。就雙手拿了那只圓籃放在身前。說道。今天茉莉花還有七十朵。算五個銅個一朵。一共千五百文。你一起買了。汪二麻到此。方始知道是一個賣花老太婆。不曉得什麼人叫她來的。特地問到此地。我要茉莉花來何用呢。便道。我並要茉莉花啊。老婆怪訝道。你並不要買茉莉花。那末叫我來做什麼。尋我開心麼。我是從西門外趕來的啊。汪二麻聽了。更爲詫異。說道。我並沒有叫你來。到底是誰告訴你的。老太婆把花籃對桌上一放道。雜貨店裏王先生說的啊。汪二麻知墜入五里霧中。愈弄愈不明白。搖頭道。對不起。一定你弄錯了人家。我不認得什麼雜貨店裏王先生。老太婆指手畫脚的道。我不會錯的。我且問你。這裏是不是雙麻詩屋。汪二麻點頭稱是。老太婆又道。那末你可是汪二麻。汪二麻也點點頭。老太婆笑道。你別開玩笑罷。地方也對了。人也對了。沒有什麼不對呢。汪二麻見她一味胡纏。自然好笑。說道。你可對了。我實在不對。你認得我。我可不認得你啊。老太婆一聽。右手在身邊亂摸。口中說道。本來我們大家都認不得啊。說着。身邊摸出一張報紙來。遞與汪二麻。汪二麻一看。原來是今天的報紙。仍舊不懂她什麼意思。再問道。這報紙做什麼。老太婆嚷道。你自己登的報啊